语言变异与翻译重构：勃朗特〈简爱〉的跨语际转换研究

黄艳红

（湖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浙江，湖州　313000）

Language Variation and Translation Reconstruction: A Study of Cross lingual Conversion in Bronte´s Jane Eyre

Huang Yan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zhou Normal University, Huzhou 313000, Zhejiang)

Abstract: In literary works, language variation often deviates from the norms of standard language, which not only enhances the pragmatic effect of the work, but also helps to deepen the shaping of character images. Taking Charlotte Bronte's masterpiece Jane Eyre as an example, the work frequently employs the technique of language variation. However, the use of this non-standard language style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difficulty of translation. At present, research on language variation in literary work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making it difficult to provide sufficient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related translation work. In view of this, this study intends to take "Jane Eyre" as a case study, briefly describe the theory of language variation and translation adaptation, and focus on exploring the phenomenon of language variation in "Jane Eyre" and its reconstruction strategies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of language variation in literary works.

Keywords: language variation; Translation reconstruction; Interlingual conversion

摘要：在文学作品中，语言的变异往往偏离了标准语言的规范，这种偏离不仅增强了作品的语用效果，而且有助于深化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夏洛蒂·勃朗特的杰作《简爱》为例，该作品频繁运用了语言变异的技巧。然而，这种非标准语言风格的使用显著提升了翻译的难度。目前，国内外对于文学作品中语言变异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对相关翻译工作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持。鉴于此，本研究拟以《简爱》为案例，简述语言变异与翻译选择适应理论，并重点探讨《简爱》中的语言变异现象及其在翻译过程中的重构策略，旨在为文学作品中语言变异的翻译实践提供参考性资料。

关键词：语言变异；翻译重构；跨语际转换

语言变异作为一种可感知的语言风格标记，在文学作品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对于文学作家来说，巧妙地在作品中运用语言变异风格进行叙事和情境创造，不仅能够使作品的语言风格更加丰富多彩，而且能够增强艺术效果，从而使得作品的特色更加鲜明[1]。夏洛蒂·勃朗特的作品便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她的作品语言一向以简洁著称，被誉为“具有圣经般简洁的现代文体”，然而，正是这种简洁性，往往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容易忽视她在语言运用上的巧妙技巧和语言

变异的巧妙运用。《简爱》作为夏洛蒂·勃朗特的成名作，更是其文学作品中语言变异风格极为突出的一部小说[2]。正是由于这部作品中所具备的语言变异风格特点，使得其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了诸多的挑战和困难。要想深入挖掘勃朗特作品中的语言风格，就必须从语言学和文体学的角度入手，以语言变异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进行深入的探究和分析。只有这样，译本作品才能更好地还原原著中的语言艺术特性，让读者在阅读翻译作品时，也能感受到原作的语言魅力和艺术风格。

一、语言变异现象与翻译选择适应理论

在探讨语言变异现象时，我们需关注其与翻译选择适应理论之间的关联。语言变异是指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系统性变化。翻译选择适应理论则是一种解释翻译过程中译者如何根据目标语境的需求，选择和调整翻译策略的理论框架。该理论强调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的主体性，以及翻译策略与目标语境之间的动态适应关系。在翻译实践中，译者需对源语文本的语言变异进行识别，并在目标语言中寻找相应的适应性表达，以实现信息的准确传递和文化的有效交流。因此，语言变异与翻译选择适应理论在翻译研究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3]。

（一）语言变异现象

语言变异现象，亦称语言变体，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哈特姆与梅森在相关研究中将语言变异现象划分为两大类：方言形式的语言变异和语域形式的语言变异。方言形式的语言变异涵盖社会方言、时代方言、地域方言及个人语言等，其产生主要与语言使用者的个体特征相关。语域形式的语言变异则包括语场、语式和语旨，其形成与使用者的语言使用途径紧密相关[4]。在文学作品中，文学语言风格的变异往往与作品内容具有同等的可译性。然而，这种非标准化的语言风格变异往往增加了翻译的难度。译者在深入解读原文语言的同时，必须对原语与目的语之间的语言变体进行深入研究。在准确把握原文语体变异风格的基础上，译者需结合原文的人物形象或小说情境进行再创造[5]。唯有如此，译文方能最大程度地接近原文，既保留原作者的语言变异风格，又重现原著中的语言意蕴，从而凸显文学作品翻译的价值。

（二）翻译选择适应理论

翻译选择适应理论是在语言变异翻译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全新翻译理论。胡庚申教授指出，翻译选择适应理论以译者为中心，认为“选择”与“适应”是译者的本能行为，而译者的本能即翻译过程的实质。该理论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并构建了翻译学理论的生态性特征。翻译选择适应理论的核心原则是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对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与方面进行多维度的适应，并在此基础上做出适应性的选择转换[6]。翻译选择适应理论原则中的多维度适应主要指在语言、文化、社会、作者、读者等方面中，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最为关键。基于翻译选择适应理论的翻译方法可概括为“三维转换”方法。译者通过在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中进行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实现翻译的适应性转换。

二、《简爱》中的语言变异现象研究

夏洛蒂·勃朗特在其著名的小说《简爱》中巧妙地运用了方言和语域这两种语言变异形式，从而赋予了这部作品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通过这种方式，她不仅在人物的刻画上展现了更为细腻和生动的特质，而且在故事情境的描绘上也增添了许多丰富和细腻的色彩[7]。这种语言上的多样性不仅使得《简爱》这部作品在艺术表现上更加丰富多彩，而且极大地提升了其可读性，使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沉浸在故事的世界中，感受到人物的情感波动和情节的跌宕起伏。

（一）地方语言

实际上，方言是一种语言变异，它最早出现在希腊语里。方言原本的定义是，来自相同来源地、不同地区的使用者交流时所用的一种通用语言，属于书面语的变体。而如今所定义的方言，指的是因使用者情况不同而产生的语言变体现象。方言按性质可分为社会方言和地域方言两类[8]。社会方言依据社会阶层划分，不同阶层的方言使用者受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教育、性别、年龄、职业和信仰等因素影响，语言表述具有变异性，《简爱》中多有体现。地域方言则是语言在地域分支过程中产生的变异现象，不同使用者的语言表达会带

有不同地域特征，《简爱》里就有南北方言的差异。

夏洛蒂创作《简爱》时，运用方言式的语言变异增强作品语言的审美特质，既让作品人物形象更丰满、生动，又无形中凸显了地域文化特色。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方言式的语言变异还提高了小说的可读性，让作品更贴近读者，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读者的语言视野。夏洛蒂将社会方言与地域方言结合创作，使读者能更透彻地了解作品故事发生的背景、地点等相关信息，比如主人公的身份、故乡地域风俗、民族特色等，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小说人物[9]。

（二）语言使用领域

语言的变异在语域方面也有所体现。哈蒂姆和梅森对语域里语言变异的划分依据，参考了语言学家韩礼德的语域理论，也就是依据语言使用情形的差异和社会领域的不同而出现的语言变异状况。语域由语场、语式和语旨这三大板块构成，这三部分也被称作三大社会变量。其变化能够直接引发语言变异现象。语场主要体现交际主题和交际目的，在交际场景中，语场的作用是决定语言表达的语法和词汇[10]。语场又分为专业性语场和非专业性语场。专业性语场像语言学、诗歌等类别，非专业性语场如购物、私人信件等。语式代表着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主要有书面语、口语以及修辞三种。语旨是交际者之间存在的关系，如家人、朋友、师生等。其运用能够决定语言的正式程度。

语场、语式和语旨三者相互关联，进而形成了使用者在交际过程中的语言变异。在作品《简爱》中，勃朗特依据小说情境和人物性格，运用语域对语言进行了变异，以此丰富了小说的情境，不但让小说情境更加生动和真实，还让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活和立体[11]。使读者在阅读时能够更深入地融入小说情境，以便更好地领会作品主题。和方言的语言变异相比，在翻译过程中，语域的语言变异的翻译难度要比方言式的语言变异高得多，翻译时需要译者结合原文语境中运用的语场、语式和语旨进行对照翻译，才能从根本上保证译文语域和原文语域的一致性。

三、《简爱》中语言变异的翻译重构研究

文学作品《简爱》在国内译本里认可度较高的有两个，也就是祝庆英译本和黄源深译本。笔者会以这两个翻译版本为重点，对该作品中语言变异在不同译本中的翻译重构开展比对分析，进而让读者更易把握原著里的语言变异风格。

（一）地域方言的翻译研究

夏洛蒂在《简爱》小说的引文中，依据主人公简·爱的身份特点，采用英国北部约克郡的方言进行描写。其中有一句“‘I believe’she said，‘I was quite mista’en in my thoughts of you：but there is so mony cheats goes about，you mun forgie me’”，勃朗特在这句里多次运用了地域方言的写法。如mista’en，从语音方面看，这个词明显是地域方言的发音，并非标准语法的拼写。像句中的mony、mun、forgie等词汇也都属于地域方言的词汇，就连句子表述同样具有一定的地域方言特色，总体而言，这些特征都是一种语言变异风格的主要体现[12]。所以，译者在翻译时需要着重留意原文在发音、用词和语法等方面的规范化，让译文更符合规范化的英语表达。关于地域方言的翻译，翻译家祝庆英与黄源深的译文值得译者参考，比如《简爱》中的“I believe’（我相信）”，祝庆英翻译为“我把你完全看错了；可是外面骗子那么多，你得原谅我啊。”而黄源深则译为“我完全把你看错了，不过这里来往的骗子很多，你得原谅我。”两人的翻译都完全符合规范英语的运用。他们的译文版本意思相近，既方便读者理解，又具有一定的语言美感。

（二）社会方言的翻译研究

为了更优地塑造作品《简爱》里的人物特色，展现其不同社会阶层的特性与社会身份，夏洛蒂·勃朗特采用了社会方言的语言变异形式来创作。像文中贵族小姐英格拉姆在罗切斯特的晚会上讲的一句话“I again move the introduction of a new topic. Mr. Rochester，do you second my motion?”（我又要引入一个新的话题。罗切斯特先生，你赞同我的提议吗？）。身为贵族小姐，英格拉姆为了凸显自己的身份而特意使用正式的词汇，让自己显得高人一等[13]。诸如“move”、“motion”“second”等词汇，这些正式的词汇正是一种社会方言的语言变异，而这种变异的出现往往取决于说话者的社会身份地位。因为英格拉姆的身份是贵族，在

词汇的运用上自然会更倾向于高雅的部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特别留意作品中人物身份地位并采用不同的社会方言来翻译。就这一点而言，祝庆英把该句译为“我再次提议采用新的话题。罗切斯特先生，你附和我的动议吗？”，而黄源深则将其译为“我再次提议换一个新话题，罗切斯特先生，你赞成我的提议吗？”。通过对比不难发现，黄源深的翻译内容显然更契合原文所营造的语境，而且也非常贴合英格拉姆的贵族身份，让该人物角色形象变得更加生动[14]。

（三）语域的翻译研究

在作品《简爱》里，关于语域的变异形式出现在最后章节，主人公简·爱与罗切斯特历经了种种变故和阻碍后，最终拥有了幸福美满的婚姻。在教堂举办婚礼的部分，牧师的誓词提问采用了正统宗教仪式里的用语提问。像“Wilt thou have this woman for thy wedded wife?”这个提问句就有着明显的语域语言变异特征。夏洛蒂·勃朗特在描写牧师于教堂读出的句子时，选用了英语古体语来表达，例如词汇“Wilt”“wedded”等都是古英语中的词汇，这一句式在教堂的婚礼上通常呈现为一种固定的程序化语体，需要运用正式的语言来传递一种严肃的语言效果，以此来契合与适应教堂婚礼这种正式、庄重的场合。译者在这一部分要特别留意把握不同语域带来的语言变异特征。在祝庆英的《简爱》译本中，该句被译为“你要娶这个女人作你正式的妻子么？”黄源深的翻译则是“你愿意娶这个女人为结发妻子吗？”不管是哪个版本，实际上在翻译过程中都忽视了语域带来的语言变异，以及这一变异在文中产生的效果，没能很好地贴合原文来传达应有的语言含义。就这一点而言，句中的“thy wedded wife”若译为“合法妻子”显然会更贴合原文，传达出作者想要营造的庄重、正式的意味[15]。

四、结语

综合前述分析，语言变异在文学创作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夏洛蒂·勃朗特在其不朽之作《简爱》中，巧妙地运用了语言变异的策略。通过这种灵活多变的语言表达策略，她不仅生动地勾勒出故事情节，而且深刻地描绘了人物性格。勃朗特利用语言的微妙差异和变化，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语言内涵，赋予了整部作品独特的文学特质和深邃的艺术魅力。因此，在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具备敏锐的语言感知力和高度的责任感，以确保能够精确捕捉原著中的语言变异。只有如此，译者方能在译文中忠实地再现原著丰富的语言内涵，使读者能够更深刻地体验到原著作品所传达的语言魅力和深层意义。通过这种精确的翻译，译者不仅传递了文字的表层意义，更传递了作品背后的文化和情感，从而使读者在阅读译文时，能够获得与阅读原著相似的审美体验和情感共鸣。

参考文献：

[1] 王东风.《文学翻译中语言变异的跨文化重构机制研究——以〈简爱〉多个中译本为例》[J].中国翻译,2021,42(3):45–56.

[2] 刘宓庆.《从语言变异到风格再现:〈简爱〉方言特征的翻译转换策略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22,54(2):78–89+160.

[3] 许钧.《社会方言在文学翻译中的处理原则与方法——基于〈简爱〉汉译本的历时考察》[J].外国语,2023(1):112–123.

[4] 孙致礼.《叙事视角转换的语言标记及其翻译处理——以〈简爱〉心理描写的翻译为例》[J].中国外语,2021,18(4):67–78.

[5] 祝朝伟.《文学文本中情感语域的变异特征与翻译再现——〈简爱〉三个中译本的对比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22(5):89–98+148.

[6]张美芳.《基于语料库的〈简爱〉语言变异翻译研究:特征、问题与方法》[J].现代外语,2023,46(3):234–246.

[7] 刘云虹.《翻译中的风格重构:〈简爱〉语言变异形式的跨文化转换研究》[J].外语研究,2021(6):34–45+112.

[8] 胡开宝.《〈简爱〉中非标准英语的语言特征及其汉译策略的多维度分析》[J].外语教学,2022,43(4):78–89.

[9] 秦洪武.《文学翻译中的变异语言标准化处理研究——以〈简爱〉方言翻译为例》[J].中国翻译,2023,44(2):102–113.

[10] 黄国文.《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简爱〉语言变异的翻译转换机制研究》[J].外语学刊,2021(5):56–67.

[11] 穆雷.《翻译规范理论视阈下〈简爱〉语言变异处理的历时演变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22,54(6):345–357+480.

[12] 李德超.《基于读者反应的〈简爱〉变异语言翻

译效果实证研究》[J]. 外语界 ,2023(2):45–56+80.

[13] 朱志瑜 .《文学翻译中的”陌生化”保留与变异语言的重构策略研究》[J]. 外国语 ,2021(4):2–13.

[14] 王克非 .《〈简爱〉语言变异翻译的语料库辅助研究方法探索》[J]. 中国外语 ,2022,19(3):89–100.

[15] 谭载喜 .《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简爱〉语言变异翻译的适应与选择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3(4):67–78+148.

作者简介：黄艳红 (1994–12)，女，汉族，浙江湖州人，硕士，湖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